

野

語

叙

人名有消遣法未嘗
同也而亦未嘗不同或一
已消遣或供人消遣或
自消遣而又供人消遣其

逢利然、消遣之法、
異而甚、為消遣則一、
衣新正、余游堯城、
時柏酒、桃符銀、
花火、橋、
呼、色、唱、雉、鬥、若、拍、浮、羅

綺香肉筆歌鄉音沸笑
靜了滿室燭影滿室此世
人消遣法如我公安能未
盡所好亦無所長時穉
一書孤坐必諷或弄柔

輪隨意撫於徐步間底
細嗅梅花仰看明月入
室則一燈青螢照我坐
寐人欣佳節我亦如常
此一已消遣法也先生又

不然以彼舊聞抒所新
見元生丁室著書自娛
日錄以爲信就商確可
驗之俗可脩鄉評可作
勸懲可資禱助未及旬日

裛然成編出自消遣而復
供人消遣者如余惟齋諧
話恠人所樂觀近今特相
仿效坊間屠為奇貨此
書一出行見不脛而走人

各有消遣法惟先生消
遣之法為三取優因述
意為之敘時

嘉慶十三年歲在戊辰上
元後一日荆溪周之冕抄題

野語一

伏虎道場行者編

語逸目次并引

僕西吳之鄙人也早歲遠遊四方吾鄉名勝半未涉歷吾鄉畸士少所交接而吾鄉掌故諸書又不獲薈萃而遍讀之中心怛怛曷其有極憶初涉征途時見江光山色蒼蒼茫茫言語不通風物殊致不于道周輒覺天地改色稠人中聞有操土音者必與之通款曲如平生歡或談鄉

野語一巨力

里人物竒聞調語欣然神往傾聽忘倦每遇客
窗岑寂良友未來輒隨筆草數則展閱一過彷彿
湖山清遠中聽野老談新聞述往事也其無
闕吾鄉而足廣見聞示勸誡者亦附焉語逸

李公

孫公

鄭公

附戚公

公館

白公

陸儀徵

閔先生

錢察院

沈相公

糊塗

李必震

明宮人

寅齋師詩

劉貞女詩

迂尼

邱道

欽丈

昭忠祠

還女

徐富

野語一

語逸

李公

太守魚復李公芹庵諱堂莅湖十餘年政通人和廢
脩墜舉尤以作養人材爲己任近時賢守無愈公者
憶其廳事一聯云升堂三下鼓打動那風夜敬心在
不睹不聞處著想判事一點硃灑出這肝腸熱血從
匹夫匹婦上生春可想其爲政風流也去湖時留戴
笠小像於歸雲菴題詩曰無飄挂壁尙何求歲月蹉

跽十一秋身外有身還自認客中爲客倩誰酌歸兮
几席雲將散老矣桑榆事莫收竹杖苧袍娛素志人
人面識李湖州卷後名流題味甚夥近奚虛白玉二
樵諸君與時彥復歸雲脩禊雅集謁孫太初墓并祀
公像而樵夫田婦凡見公像者莫不瞻敬感嘆焉公
政績載郡乘畧舉小節以見大凡

孫公

烏程令孫公擴圖名士也初宰平湖有大府經其地
公供張甚謹預至館舍周視牆垣及室中圖書陳設

而楹帖尤所慎重必自製而親書之大府至甚喜飯
畢入寢獨坐忽赫然震怒公倉皇馳候疑以爲伺應
未備饋遺未至也須臾召公入數之曰吾何嘗食汝
肉而以虎自我公力辯其無大府指門聯曰此非汝
手書也耶公始悟引咎叩謝而出蓋所書門聯爲君
子龍光大人虎變云

毛栗甫曰昔有太守薦書記於大僚者大僚壽誕寮
屬致祝書記作謝啟有馬齒虛增語大僚震怒以爲
將人比畜召太守面數而辭之太守徐謝曰良馬比

德君子奈何以比大人誠何所逃罪云云噫沒字碑
龐然而大何足與辨太守此言可謂婉而多風惜孫
公引咎之辭未傳

鄭公

鄭公裕國宰歸安有富室娶婦丐挾病者往方索食
而病者死羣丐認爲親屬以毆死告公稔知丐惡佯
曰此詐死耳檄役拘之役有難色公笞之別遣役往
役懼復笞遂往舁丐屍於城外終不敢遽以屍入復
命曰奉檄拘丐已來至城外則真死矣公又以爲詐

令昇至署前時觀者如堵公臨視曰體尙溫有氣息
爲死何疑呼役笞四十役不得已奉命笞畢詰有息
乎役惶遽曰有復命笞四十役啓氣絕公告衆曰丐
惡如此不當斃杖下耶衆服公善處自是婚葬家無
丐擾患其他善政甚夥邑人爲之樹綽楔榜曰惠民
公尋遷泗州轉部郎道光初年 特恩擢江寧布政
使逾年調直隸以老歸休

附戚公

戚賢字秀夫全椒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歸安縣縣

有蕭總管廟報賽無虛日會久旱公禱不驗沉木
偶於河居數日舟過其地木偶躍入舟舟中人皆
驚公徐笑曰是特未焚耳趣焚之潛令健隸上岸
傍社誠之曰水中人出械以來已果獲數人蓋奸
民募善泅者爲之也公後至顯官事具明史

公館

武林有公館一區相傳爲某公撫浙時所作基址宏
敞規製壯麗中有暖室兩楹地鋪方甃其下承以錫
槽天寒則自外灌注熱水暖氣上達舉座皆溫窗牖

都以玻璃嵌之有若橫幅者廣六尺長四尺餘內外
兩重中可貯水畜以金魚藻影參差上下游泳恍若
畫屏之在壁間也內室甚多惟正室尤深廣隔爲前
後左右四間初視之間各一床雕刻精巧大小與常
製無異其實四床連屬形如卍字各有門相通卧時
每床皆有美姬主人興如他屬或移身相就或招之
使來惟意所適又有紫檀四合圓几一張形若瑛璧
中設圓杙杙能旋轉主人據杙坐美姬環侍亦惟意
之所屬宛轉向之又於便旋處以綢絹作美女形身

材與常人等客有如廁者或驚走僕輩恒以此給客
爲笑樂其他奇巧器物甚夥今皆星散館人亦不能
詳言惟窗屏床几因不適衆用尙久存耳當中丞在
任時待屬吏不問賢愚輒以供張儲峙之豐嗇爲殿
最時有某官與公同姓者性尤狡黠善伺中丞意遂
擢守杭郡中丞常於暑月求竹床欲極舊而未經人
卧者守即市新竹易線舖舊竹槓製成滑膩精好咄
嗟立辦又嘗欲祀謝天竺觀音大士須上金冠繡袍
長短應如佛像定製計工月餘方成中丞性又躁急

承辦之邑令錯愕束手守因密遣急足即從寺僧處
將現成者用價購得三日而物備其機警應變多類
此故中丞尤倚重之此宅乃預營菟裘計其布置陳
設各新意亦多出某守未幾中丞賦敗褫職伏辜守
亦從坐家籍沒宅入官人以其不祥招售罔應故至
今作公館云

語曰嗟乎貪侈之禍人甚矣哉當此宅全盛時雕甍
畫檻繡幕綺疏蜀錦承塵麝茵飾地繞砌則瑤華芬
馥插架則金碧齋皇積筥盈箱莫名其寶蠟薪給釜

率以爲常香爨龍涎古色煥商彝漢鼎燈搖蘭燭夜
光絢百子九華妖姬列屋而爭妍狎客分曹而獻媚
歌喉百轉枝鳥住啼舞袖千迴庭芳減色燕服脩雲
裴霧縠常鐸兼水豢山膚曲宴飛觴破中八十家之
產纏頭擲絲拋機婦卒歲之勤下僚固獻納維殷大
府益徵求無厭人嘆聖湖浩淼巨壑難填彼誇鳳嶺
嗟峨長城永固朝酣暮樂鬼瞞奚虞極欲窮奢輿評
罔恤虎有威而狐假象因齒以身焚附熱趨羶貢諛
不絕巧通豪譖斂怨何多貧黎痛皮骨僅存沃土亦

脂膏頓竭怨讟盈於比戶呼籲激乎彼蒼 天聽維
聰 王赫斯怒輶車朝莅白簡宵馳遂令半世所儲
埋塵椽庫一邱之貉駢首藁街昔時金穴銅山烟消
灰滅此日頽垣廢苑雨冷風淒徒使智士過而寒心
仁人覩而蒿目此古鼎以貪饗示戒歆器以盈滿垂
銘殆爲是夫

白公

副戎白公成龍山東人世奉回教以武進士第一人
游陞湖州協鎮頌而長習易筋經術具神勇操練軍

士威惠兼施所部成勁旅郡城地隘民稠曩時不戒於火官兵赴救率虛應故事公莅任遇警即飛騎馳往超躍登屋指搗撲禦兵弁亦相隨而升遞水澆潑甚迅捷故不爲大災民間多停棺於家公於救火時見之即兩手舉前和拽出之或有人奔逃無及公必冒火救之數年中所活甚多兵民皆感頌然性剛少所降屈與某官不相中遭匪人構蜚語陷公於罪對簿時適某官會鞠公不堪捩衄遂誣服死之日兵民之受恩者咸爲位哭之後某官以賊敗受戮咸以爲

顯報焉

陸儀徵

陸麟度先生師郡東沈長山人精制藝康熙間中明
通榜授儀徵令有民婦歸寧策牝驢獨行偶憇樹下
適屠策牡驢至亦止焉邂逅間初未交語忽牡驢絕
韉躍起與牝驢交屠心動見婦孱弱求歡婦不從屠
以刀脅之遂強合焉事訖各策驢倉皇去而不意兩
驢之互易也婦見母嘿嘿不一語即踉蹌入闥媪意
其小遺未致詰也良久不出入視之已雉經矣救之

不甦媪睹女入門有忿色疑爲翁姑所虐遂訟之官
翁姑素愛婦一旦死非命方惋痛又遭誣大不能平
亦反訟母媪逼繼兩家不相下公詳詰女翁是日何
人伴婦歸答無之又詰有所攜否則云惟騎牝驢獨
行身外無長物公檄驢至視之牡也公察非原驢然
無由得端委乃佯詰驢曰婦何由致死爾所諗知不
言且坐罪驢不動命笞之驢逸公密授役意而別遣
邏者隨之役尾笞不止驢狂奔四衢殆遍最後抵一
屠家忽望槽投止邏者踵至械屠至堂上公但詰其

沒驢罪屠者力辯而笞驢之役已牽牝驢達堂下矣
一訊得實婦寃遂白

閔先生

閔先生廷玉郡東宿彥有聲庠序間性和易而任俠
好武得達摩易筋經秘奧有壯夫數十人困之磨之
以肱輒左右辟易先生嬉笑慰問無矜色無賢愚咸
樂與先生遊遇迎神賽社諸事必與偕家貧舌耕自
給中年失偶僑居鄉塾以爲常嘗與里人演燈爲走
馬之戲里有豪者恃財力善刀筆爲橫鄉曲拂其意

輒破家人皆側目是時豪亦演是燈兩燈相遇口騰
間彼此不肯讓先生從容向豪揖扶之媵畔其從人
遂相率讓道燈東西去夜闌各歸其所惟豪獨不返
家人循途覓之則目灼灼立媵畔問不行亦不語若
中惡然共舁以歸醫者弗能辨其證居三月豪死平
昔之罹豪害者皆隱德先生焉學使者臨湖先生入
城就歲試與友人過天寧寺有鬻拳者街技鐘樓下
氣驕而言放旁若無人先生儒衣冠雜衆中初無意
與角同行者競慙慙之先生重違儕輩意釋衣冠拱

而進其人易視之起手即相偏先生扞禦如弗及旋
禦旋退將至樓隅敗在瞬息觀者咸爲先生危忽有
自衆頭上跌出者則鬻拳者也指其目遂遁去居數
年有利濟古刹爲豪僧佔其僧武藝絕倫暴戾無比
視衆僧若奴隸不堪其苦村人皆不平第懼其威莫
敢抗乃鳴之官邑侯遣幹事役十餘人往逐之甫入
門僧覺遂以兩手擒二役離地尺餘作開合勢使役
頭自相擊咭咭有聲他役跪地乞命始釋僧自是橫
行村市間凡酒肉魚米之屬悉強之布施弗言直少

斬即睚眦其目寤辱隨之以是無敢違者而寺中香火斷絕僧衆亦漸漸逃去僧憤析椽爲薪烹餅肥甘恣飲啖且揚言廟椽盡則取諸他屋遠近苦之先生稍稍有所聞顧家運途遭復頻年氾耗已長齋繡佛不復措意村父老奔走先生之門跪而請命弗聽衆皆哭先生惻然曰姑覘之倘力弗敵弗敢攬幸毋罪衆皆諾先生乃假爲過客遊於寺微闕僧故天寧寺鬻拳人也次日易盛服詣之村人密選丁壯隨往僧袈裟迎門外執禮甚恭抵佛舍坐定寒暄外兼致傾

慕雜僧獻茗至先生取之僧捧茗而揖先生答未畢
即提僧足擲諸尋丈外額破唇抉且折其一股先生
手中茗未嘗傾涓滴僧崩角稽首觀者歡呼將縛而
達諸縣先生更爲緩頰出囊中金一錠授之僧感媿
踉蹌去事既定先生曰是僧齊力倍於我先角於天
寧寺無間可乘勢垂敗退抵稍暗處以臙涎唾其目
始獲勝今彼已髡髮我能識之彼寧不識我所故爲
足恭者乃步步覷定將甘心焉其捧茗而揖飛腿隨
杯起我論此詐因就其力提擲之諸君子未之見耳

倘股未折必復鬪勝負尙不可知既成殘廢已無能
爲脫復經官勢必反噬故不如善遣之曩時村人但
知先生勇至是始服膺智之深慮之遠也諸丁壯欲
師事之先生一弗許衆釀金爲壽亦不受乃迎歸其
村禮事終老

錢察院

楊塔村錢翁者傭耕於錢村錢氏冬夜守稻卧葦寮
中聞有二人密語一云穴在此一云在彼末云盍插
蘆於地生者乃真遂寂然及明翁周視四眎果插有

枯蘆二枝時方天寒生意盡矣越數日往覘一蘆已
茁新芽秘不告人歲暮工竣與田主共飲欲言又止
者再田主詰之則曰父母骸骨久拋淺土無地可埋
欲丐主人一席之地未敢啓齒田主曰田頭地角任
若卜葬何吝焉翁曰雖感厚意但寄葬東產則幽靈
不安願以一載傭賃易一抔地何如田主曰若恐爲
他年口實耳吾不計值書券與若可也翁喜甚若崩
厥角既得券遂攜骸具埋於生蘆之所莫有知其意
者越數年翁之子方垂髫復爲田主家牧羊田主故

士族館師課其諸子講誦不輟翁子每於簷外竊聽呵之去明日復聽如故師詰以何樂乎此翁子曰師所課者吾已習熟特未識字耳師試之輒已成誦且解書義師乃告翁及館東願課此子不責脩脯館東欣然允諾於是翁子始入塾翁爲師服勞報其惠子穎悟絕人甫總州卽冠童子軍弱冠成進士官監察御史至今青烏家指其卜葬處謂之金鈎釣月其子姓稱爲察院錢氏

沈相公附趙六趙七

沈相公者不知爲何神俗讓之甚屢父老言郡東新興港外科湯氏世業甚精有名御龍者武藝復超絕乾隆丙子武關第一因專力於醫不復求進取治損傷尤奇有起死回生之術或角鬪成大創訟之官每延湯治輒愈有司多禮重之然里居循謹與物無忤逢三六九日則乘船入城治疾以爲常其船晚泊門外一夕人定後有小艇疾駛至擊其篷云有要函達湯舟工意爲延醫者囑置篷隙中聞函重鏗然有聲取火起視乃黃袱裹一冊疑之侵晨即呈湯取冊展

閱字皆反印語殊悖妄湯詣縣首之邑宰羅公慄與湯交有年諭之曰人與君戲何首爲吾代燬之可耳湯去後宰持冊示戚友爲笑樂或曰此匿名書罪不赦諱之脫有變則湯已首告咎獨在公矣宰懼然遂飛騎追湯且馳牘聞於大府大府會將軍星夜莅湖陳兵以備不虞責守令索匿名人甚急不得則彈章隨之於是邏者四出人無敢偶語逾半月影響寂然捕者箠楚無完膚守令焦灼廢寢食而大府館牘船尾每日有黃紙僞示揭焉捕者計窮啓宰曰下隸技

疎無能爲役惟孫某神於捕請遣之孫某者故黠而
驚以他事繫獄有年至是宰不得已出之責其獲犯
自贖孫請限一月弗許限十日許之孫得檄還家默
坐七日矣偶過茶寮遣悶遇葉某亦黠者也賀孫得
出孫曰囹圄雖苦自知無死理今且旦夕斃杖下矣
葉詰之曰不聞湯氏匿名案乎長官檄我捕我從何
處捕耶葉嘆惋久之曰盍於嘗投部牒諸人中求之
孫默然遂各散去沈大章者故家落魄子也詭家爲
活貧無聊賴嘗摹圖券取人錢又嘗投部有案與葉

爲兒女戚素不相能孫意葉中傷之顧與已無睚眦
怨而緝限良促沈跡又可疑乃拘沈之官沈不承官
以沈與湯必有仇假此陷害之湯白無仇官以彼不
顧汝身家汝庸恤其性命而猶爲之庇耶湯絕不游
移時大府柏臺以迄郡縣互研鞫不少息湯雙膝皆
潰而無人色敦逼指仇家又不敢妄引後不得已乃
曰沈於元旦向我揖我鄙其人不之答豈即此嫌乎
沈云我與而翁交爲父執元旦汝不我揖顧我揖汝
耶湯譟塞宰與吏役皆睜視旋脩三木嚴鞫之并櫻

其妻亦不承復械其幼女櫛之聲號哀切觀者淚下
沈大呼曰休矣我不忍覩此慘惟命是從可矣遂服
挾嫌投狀如湯言詰其刊印器物則云旋刻旋棄詰
知情同謀則稱姻戚葉某耳拘禁至惟自悔失言累
沈兼累已甘服無辭讞具比大逆律分首從立正典
刑妻子給功臣家爲奴方諸臺坐堂上會鞠時萬目
瞻觀忽有黃揭黏照壁上官民失色正法後沈常出
爲厲見者多病設廣筵盛款之輒無恙從此血食遍
湖鄉矣後數十年而有趙六趙七之事

趙六趙七兄弟也居程邑後林村約村人赴縣完漕
惟時四鄉糧戶齊集倉廩稽留未收之米約四萬許
自外及內堆積似城堞延袤半里廣衢纔通人宰入
倉衆糧戶以米囊塞門不能通出入至夜則燈光若
晝閔聲如雷黠者或先納衆取椽瓦搏擊宰百方曉
諭而人聲喧雜幾若弗聞如是者數日矣向例邑宰
收漕用健兒二十人衛輿類皆鄉里游手之徒遇急
輒匿去是年陳公鍾鏘別遴能者用之有馬維孝者
素勇悍應此役飛身立高處挾流星槌二旋轉如風

意在辟開人衆故未嘗擊人也有雞皮老翁守候已久方在焦灼瞥見槌舉怒曰我輩急公良民奈何以禁械逐我遂脫所衣綿襖迎槌纏繞數匝向身一掣將槌收去衆方懷憤甚趁勢前擊之白桿盡舉馬立斃韓三張開蘇二馬大皆死衆健兒並遭擊傷尙洵洵未散遷怒漕胥必欲置之死地乃闕至胥家自門達堂而室而庖溷遇物輒碎前後片瓦無存或曰此昔年漕胥今已更某矣又羣至某家毀如前事聞太守甯公出開誠曉之始紛紛散去大府得報慮有變

率廉訪田公鳳儀糧儲張公映璣同莅湖督捕肇釐糧戶甚急邏者廉知爲後林人而同時攢毆無從得正犯拘繫凡百人初無承者願案已入告不能須臾緩司道守令乃更審詳鞫閱七晝夜始定按是獄以趙六趙七羅文郁張維泰蔡添揆五人爲首駢梟於市以王三康國英王雲千陳萬青四人爲從擬緣首以林漢芳等五人發黑龍江餘箠楚荷校有差此乾隆癸丑年事至今每歲開倉輒懸五首級警衆且分庄示期陸續完納而爭擾之風少戢近傳趙六等與

沈相公同爲厲於鄉故因沈事類及之

吳殿侯曰甚矣讞獄之難也觀沈趙二獄情罪可謂
當矣然爲厲至今不衰何哉古稱于定國爲廷尉民
自以不寃嗚呼尙矣

糊塗

幼時觀迎春見春牛芒神花鞭彩旗之屬目不暇給
長者必一一指示忽羣兒呼曰糊塗來矣余矚目延
視則一長官輿從而至外無他物密問糊塗何物並
不見到衆笑而不答有人言此官曾於聽斷時一士

曉亮辯論並斥其糊塗長官怒曰吾寧無一隙明何至道汝面斥縱使糊塗要不過十事中一二事耳士曰生道不幸竟在賢父母一二事之內聞者以爲笑詠故皆以糊塗目之云

李必震

李必震不詳所自來或言少習舉業總帥挹青衿聲名藉甚而不檢于行衣衿被褫爲鄉黨所不齒遂易今名挾刀筆往來茗雪間思致獨絕投之者訟無弗伸遠近推之有執袴某甲乃翁痛箠揮手抵護落翁

門牙翁首之官甲逃李所求方畧李以傷父至折齒
無生理令速去毋貽累甲手捧巨金一錠跪而乞援
李色動受金引甲附耳授計即抱持齧缺其耳甲創
甚欲還毆李曰是球若也速自詣縣引咎請罪詰折
齒之由則云父齧耳痛甚掙脫不意齒遂掙落甲如
教得減死論吳江某乙漁於色然一孀婦孕而產族
人獲私胎藏於灰訟之時婦方在蓐月滿須到官如
不吐則孕從何來吐實則罪且駢戮乙憂甚乃飛棹
迎李至許賂千金先納三百爲贈李得金日事飲博

遊嬉居兩旬未嘗畫一策驟檄催之急乙焦灼哀請
之李答以遊詞了不爲意偶觀劇遇匠者與有素邀
之飲且偕赴池湯澡洗而散晚歸即告乙曰得之矣
亟告婦對簿時直承嘗與某匠通匠私處有朱記可
證婦恣誌之到官如所言檄捕匠至李先以百金餌
匠匠誣服按法止坐杖乙竟脫然有舟子拾得錢券
百緡往舖取舖以票已註失弗肯予方爭執聞李適
過詢得其情索視註失之證舖以券根全帙示之李
翻閱一過謂舟子曰遺券我亦常有既註失而持券

來取舖不指爲竊幸矣何爭爲速返舟載我歸耳舖
感謝李徐曰尙有細事相瀆適從友所貸得貴舖券
三百緡乃某期某號倉猝遺失乞註失舖稽券根數
良符第其詐明甚訪於同業同業者曰是名李必震
虎而翼者將其鬚勢將噬矣舖亟婉懇予所指券三
之二事方已李即呼前舟載之歸留五十緡賞舟子
舟子德之李往來必爲載閱數年舟子博屢負稱貸
於李李曰病券瘡年餘久廢事醫藥告匱何能濟汝
姑視汝財運何如耳一日李乘其舟投計如雉城夜

達虹橋鎮時方盛漲有畫鷁以十數順流而下彩旗
燈火照耀兩岸鏡吹鼎沸鉦礮雷殷乃富紳爲子迎
娶也過市河他舟皆避李舟忽觸之泚然一聲若有
人落水舟子即大號曰吾子被觸下水矣扳大船痛
哭李亦驚惶呼救大船之人共爲打撈而波流駛疾
無所得屍僅獲一帽一履舟子上大船且哭且撞隨
手舉燈旂船具投諸水或呵之輒拉與投河迎親者
計無所出逸李過大船撫慰其中有識李者諗知與
紳不相能度必請張助舟子而李以事出無心代爲

婉解甚力密謂識者曰事可諉過長年令親無大累
我有正事不能待請從此辭言畢抽身起識者急止
之周旋經時紳已得報密遣親信資黃金臂釧二賂
李別以五十金給舟子爲打撈埋葬費李曰時已四
鼓再遲將悞吉期密囑迎親者云此等小人徒結以
恩無益須濟之以威其人乃先付舟子金仍哭不已
其人佯怒將縛送諸官李力爲緩頰始攜金反舟而
散李迴棹途中遇所狎船妓邀與暢飲醉甚舟子亦
熟寢妓摸得其金釧潛遁去李醒已不知所之矣而

舟子小裕儕輩稍知之問曰若無子是夕所溺者何人舟子云預儲水於甕覆以敝履及帽置船稍舟被觸即棄甕於水暮夜無見者撈得帽履衆信爲真皆李所授計也紳初不知其詐夙怨冰釋且德之年餘有以水甕局騙告之者紳憤次骨適大府某公紳世講也晉謁之次問湖民疾苦紳舉李他過密陳之馳檄下縣遣捕之捕役亦巨蠹也李哀其縱逸不可乃就繫登舟備役扶攜忽抱役奮身共沒於水一時頓除兩害有識李於兒時者言李方就塾會天旱禁屠

宰李市得猪肉途遇一役欺其幼將奪之李急棄於水不顧而去行稍遠役解衣泅水取肉李疾抵故處抱役衣裋徑歸塾役大窘哀路人借之裋方出乃歸其肉復哀之至再始以師命還衣裋其天性狡獪有如此

明宮人

吾鄉有沈瓊蓮者世宗朝選入掖庭試守宮論稱旨賜名女學士事具郡志同時有閔氏女亦與選入宮未得恩幸及放出已中年不願適人宗人構庵處之

戚族婦女詢以宮中事女言寵妃于尙食外每進精
饌女與襄其事惟解切葱聞者疑切葱細事安所見
長因取葱請切女則用針挑破鏤成人物花鳥具有
逸致女又言出宮後起居飲食俱極暢適惟步於地
輒樓板上足底甚苦履亦易損蓋宮中雖曲房廊舍
盡有地衣終年履不著地也明宮之風尙奢侈即此
可見

寅齋師詩

余童年受業於陸寅齋師師字載熙好苦吟一字未

安或忘寢食習舉子業屢試不售後隱於醫其診治
定方與苦啗等必沉思良久始下筆猶更易數四所
用藥平平無竒而服者多效醫名噪一時無知其善
詩者嘗記其題醉仙圖云壺公獨坐長松下綠雲滿
地松濤瀉世人皆醒我獨醉不願醒眼看醒者醉時
猶掛杖頭壺壺中應有壺公也身在壺中復壺外壺
中日月長年在日月開時眼亦醒別有天地高縱橫
又梅花啗十首其佳句云野店半酣頻入夢孤山一
角好爲家溪山清遠尋詩去水月空明放鶴回惜全

篇未能記憶矣師晚年頗好奕既染病猶邀戚錢古喬於床前對奕局方半師欲少休遂伏枕而卧須臾家人撫之已化去矣師之子淇泉以弟子員入成均能世其業惜師詩藁不自珍惜散佚殆盡淇泉求之不多得因誌之

劉貞女詩

族叔楓莽公諱元宸歸安名諸生性慷慨喜談忠孝節烈事棘闈屢困費志以歿已二十餘年矣嘉慶庚辰冬余在里門夢公語余曰向客津門詠程允元與

妻劉白頭花燭詩十首頗有裨世道余亟求賜教公
乃爲朗吟一過聲淚俱下余憬然而寤吟聲若琅琅
在耳亟起記錄強半遺忘乃從故篋中索得叔子建
周所示遺稿果有此詩亦叢殘闕失謹掇拾詮次脩
錄於左序云貞女姓劉氏直隸平谷人年七歲隨父
登庸至京師與山陽程上舍允元締姻已而程隨父
觀察河東女隨父蒲州守任不數年登庸病歿女及
眷口流寓津門母兄以次殂謝迺寄居城北梅家菴
依一老尼貞信自守而程家業中替數十年不通音

問女燈火蒲團有終焉之志乾隆丁酉夏程隨漕艘北上道津門得女蹤迹叩菴求見女遣尼婉謝程乃額請當道以太守命主婚迎至郡治成禮年皆五十七矣夫婦附舟南下兩江制府高公爲請於

朝表其閨爲貞義之門士林賦詠甚多亦勉成十律以誌盛事詩曰雛鸞么鳳掌中珍早結紅絲膝下春兩姓高華簪紱胄一般嬌貴綺羅身香車緩緩升蒲坂駿馬翩翩指汴津十載爲期原有約肯教三七悞芳辰 文會計日看雙飛喬木清陰瞥眼違詠絮

襟懷拋逆旅。茹荼歲月。奉慈闈數年。骨肉凋殘。盡千里。鱗鴻尺素稀。腸斷漁陽歸。未得煢煢孤影。嘆何依。
自顧婢娟。百不堪。珠歲玉韞。借尼菴雲髮。留待蕭郎。索綯袂翻。教趙女。慚鸚鵡。流言空處。寂風詩大義。
定中叅藁砧。漫問今何在。長此皈依。古佛龕。冰心真似女。維摩數十年來。一刹那。冀北幽芳。憐索寞江。
南春色。易蹉跎。仙風忽引蓬山。權榷還浮。渤海波。見說守盟人。尙在肯教。交臂失銀河。寒驢得得遠。
香臺芳訊。遙傳轉助哀。已分長齋。堪沒齒。不圖寒盡。

報春回容枯羞對菱花照淚盡難燃蠟炬灰老去北
宮甘獨處天桃別自訪天台 欲見無由意惘然郡
庭呼顙語便便雙棲肯爲他生卜 息終酬未了緣
憔悴平生非薄倖睽離垂老倍相憐不因賢守扶持
力滄海何由復化田 四十年前好女郎錦輿銀燭
忽催粧邁臺喜現三花影天女應分一瓣香未必熊
羆還叶夢却令荆布自生光道旁萬口休爭譽回首
韶華暗自傷 不數牽牛織女星黃堂簫管會韓邢
作羹無復尊嫜奉佳話須教溥俗聽曲恨離鸞終比

翼箕周花甲剩餘齡今齊不是人間夢傳與人間總
涕零自從漂泊各天涯空締良緣未有家過去光
陰蘭在谷已衰顏色玉無瑕北來不負三生願南去
如歸萬里槎匹婦匹夫成素志肯將貞義自矜誇

大府封章日下馳

旌門異數煥茅茨三星合見珠聯瑞兩美何嫌璧合
遷史筆千秋傳盛事藝林百體製新詞吾鄉亦有倪
陳匹華燭光搖兩髻絲

語曰義夫貞女白頭花燭史不多見郡志載歸安倪

氏字陳敏八敏八從軍不返誤以死聞俛矢志不嫁越五十載而敏八歸始成婚姻之禮女年六十一夫年六十八惜時代未詳詠劉貞女事及之最爲典切且以見貞義芳規吾鄉固有先之者矣

迂尼

迂尼者鄉先生之鄰庵尼也先生家寒素年弱冠下帷攻苦呶唔之聲恒達旦其齋與庵偪有窗隙可通尼方少而美時啟窗與語夜寒常具茗點以進先生安之居三年先生小試失意鬱鬱而歸啟鍵入齋就

榻橫睡忽有人先卧在榻則少尼也先生峻拒之尼
曰庵居非閨閣比倘圖淫好往來豈乏年少郎哉所
不惜厚顏自薦者以燈火蒲團出頭無日欲託此身
無如君者嚮以君場期攻苦未敢相擾故待試畢而
來語次聲淚俱下先生曰玷污清白不敢聞命而今
而後師勵志清修吾亦免老於牖下終不相忘而已
正躊躇間門外喧聲大作則先生補弟子員招覆者
至也尼踉蹌去自是先生假他館不復入是齋而尼
遂究心釋典間親翰墨持論堅僻沾沾自好不可以

遊詞干佻達者以迂尼稱之名遂以迂著先生既貴
顯宣猷中外去桑梓者四十餘年少時所親接者不
復相聞一日忽於親串書中得一簡乃七律一首詩
曰自家慧劍割塵緣翠竹黃花志獨堅香燼篝寒煨
芋火窗虛月照洗心泉雲達路隔三千界苦海波平
五十年篤老未嘗忘結習祝公累葉珥貂蟬不著作
者名先生展玩久之悟爲迂尼作笑曰堅白至此可
謂出淤泥而不染矣顧豆粥麥飯雅意久不報是吾
過也乃寄清俸三百金爲新其庵尼既老勉其徒侶

始稍稍道之

邱道

火居道士邱梅寒食夜如鄰村襖白虎留飲有少年戲曰若歸途經叢塚鬼甚厲得毋恐乎邱曰我爲道士妖且禽之何論鬼飲畢主家給以燈燭少年送之門拍其肩曰倘膽怯吾伴君歸乎邱復答如前遂別邱出村外覺身後窸窣有聲疑少年尾之行伴弗問抵叢塚旁樹影槎枒棲鳥驚起淒風逼人作寒噤回頭視之寂無人急前行尾者益急止而返顧無所見

膽益落乃口念太乙救苦天尊且念且行尾者亦不
少輟疾抵家扣門若擊鼓妻倉皇啟視之邱汗如雨
下詢之邱先令閉門乃曰適有鬼尾我行及門始已
必門神驅之矣遂就寢解其衣見背上糞箬二片始
悟窸窣聲乃箬爲之蓋少年拍肩時戲粘也

欽丈

欽丈梅塢居長邑小沉瀆襤褸失恃乃翁以棗果哺
兜兒不能咽恒夜啼不輟翁計無所出試取綿絮漬
酒釀納兜口兜即吮啞如乳自是即以酒釀代乳饑

則喂之遂至長成弱冠補博士弟子生子女三人其
室余母姨行也余見時夫婦並年七旬甚矍鑠常以
酒代茶生平未嘗醉

昭忠祠

沈公諱麟郡之馬要人以乙科宰壽張妻子已前死
攜一女赴任有廉介聲適逆匪王倫竊發賊多竄名
胥役中公爲所蔽不能知賊乘演劇混入城遂肆掠
公聞變則左右先逸無從議擒捕自分惟以死報國
乃倩幕中徐丈具牘遣人絕城報上官遂命服升公

座賊紛紛入公諭曰吾爲縣令有不德任汝等見殺毋肆刦掠取滅亡賊皆跪地云公好官不敢加害願公自爲計公即拍案且諭且罵衆跪如故經時許有騎持紅旂入傳首逆令曰沈公必不屈不如成其名衆乃持矛擁而上公死之勿僕一人哭不去并遇害公女聞難即投繯死未幾官兵至逆匪蕩平上官疑有司激變嚴鞠生擒諸賊供狀云我等爲逆實信妖言而起沈知縣是好官因不肯出城又不從我等故殺之並非激變云云上官据此入奏奉

恩旨贈沈官五品卹典有加嗣予以難蔭授知縣

方賊起時幕中惟徐丈我脩及記室某君猶在公屬
其速去徐曰妖氛滿目將從何處遁耶迨公死難賊
衆入署搜掠徐及記室並匿堆積串根下得不死越
二日有人署攫遺物者故刑胥也見之亟引二人出
鎖閉空宅中貽以餽饋而去二人在內但聞金鼓鎗
炮聲車馬驅策聲擊刺擒逐聲或火光燭天或哀號
震地不辨何者爲兵威何者爲賊氛也居數日門外
漸寂胥啟鍵入曰已爲具羊頭車請速行二人惘惘

就道不敢出一語車行甚遲竟日纔三四十里賊漸遠御者問何往徐曰聽汝耳御者曰我被賊掠爲若御非賊黨也今賊去遠吾從公等逝矣二人始以更生相慶會日暮腹餒叩村寺求寄宿良久始應遂告以故門啟而入寺內多人忽以鍊鍊將三人圍裹搜檢窮詰然後釋蓋村衆聚寺內守禦疑三人者挾詐故慎之耳次日贈貲而行遂免於難以上俱陸半山先生言

族兄元燈四庫館効力期滿議叙雜職分發甘肅值

回匪蘇四十三作亂上官遣探賊蹤粹與賊遇遭縛
賊誘以甘言脅以威武皆不屈乃擬以白刃兄罵不
絕口遂遇害投屍積雪中有義僕逸其名徃尋遇賊
亦受重創竟得兄屍而返棺殮南還兄眷屬倚居清
江浦一子振基甫十餘歲賊平兄蒙

恩旨贈恤有加振基以難陰授雲南馬龍州尉尋調
晉寧方兄櫬之還也義僕奉幼主抵湖卜葬述兄死
事之烈及尋屍遇賊事甚詳其創痕歷歷可數時余
年穉未及記錄今強半遺忘當考之舊牘乞名手爲

兄立傳并及義僕焉嘉慶壬戌年奉

恩旨凡遇難死事者得入本籍昭忠祠沈公固應與前賢並列雖流外官亦例得俎豆其間故並誌其畧

還女

余戚錢朴園負米中州館於陽翟嘉慶甲戌歲奇荒涓匪牛亮臣肆逆民扶攜逃竄無所得食輒轉溝壑子女多賣爲奴婢有媒媪攜一女年十四頗端靜朴園以錢四千買之將挈歸奉母居數日詢知爲儒家女其父乃名諸生朴園惻然馳告廣文還之其父曰

事非相強女去則兩全留則俱死何還爲朴園曰吾
曩雖澀然以四千錢完人骨肉弗吝也卒還之且慮
其更賣女終失所乃倩廣文作蹇修擇上族子配焉
其家所得錢四千僅市麥五斗磨治爲不托以售而
自食其糜售畢復治如是三月夏麥大熟千錢可市
石餘全家獲濟次年女之壻遊庠有以前事問朴園
者輒爲諱之

梁田氏日以錢四斗爲盛德事似易而實難以其貧
也每見豪奢之子斗金一芥而拯危扶困輒掉頭不

顧聞朴園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徐富

徐富郡東農家子少孤貧傭爲人執爨月值三四百文主人憐其勤薦於木瀆洋銅局隨銅船充小執事往返日本長器帛纜七月應得分例四百餘緡已在帛用罄病瘵而歸依其舅氏以居售衣衾供藥餌不能給或詰其罄乏之故乃出一畫卷上繪夷婦四皆姝麗富言銅商抵帛彼國輒遣婦女侍寢以得唐人憐愛爲幸正商留絕美者餘恣從人擇取此其最次

者言語雖不通而善承意指燕好累月儼然室家初
不意分例之已空也未幾富歿一無長物其舅患甚
取葦席捲而瘞之以畫卷殉

語曰出沒鯨波鼈窟間以博蠅頭徒爲身命計耳島
夷乃蠱之以色蠅頭不可得而身命隨之其計毒矣
有甘是毒者所在可得正不必遠求海島也